

震撼心灵的划时代杰作 · 获97年国际戛纳电影节金奖

〔日〕渡边淳一 著

现代人婚外情的悲剧

# 失乐园

竺家荣 / 译

□ 珠海出版社



现代人婚外情的绝唱

# 失乐园

[日] 渡边淳一 著

译

珠海出版社

本书由作者授权  
珠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乐园/渡边淳一著

ISBN7—80607—418—X/I·195 ¥20.00

I. 失…

II. 渡…

III. 小说—日本—当代

IV. I 313.54

失乐园

◎ 渡边淳一 著

竺家荣 译

责任编辑：力 群

装帧设计：康笑宇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地 址：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4层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邮政编码：516001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2.5 字数 275 千字

版 次：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0册

定 价：20.00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作者简介

渡边淳一，日本当代著名作家。1933年生于北海道。札幌医大医学博士；授课行医多年，后弃医从文。1965年以小说《死亡化妆》正式登上文坛。1970年小说《光和影》获直木文学奖。代表作还有：《心脏移植》、《雪舞》、《花葬》、《众神的夕阳》、《紫丁香冷清之街》等。

他的作品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现代人生的意义与命运抗争。从医的知识与生活积累在创作题材、手法、观念等方面给日本文学开拓了新天地。以全新的视角探索人性发展与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矛盾冲突。

《失乐园》是作家近几年颇具爆炸性的力作。后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电视连续剧，渡边淳一与他的《失乐园》由日本本土远扬国外。

## 内 容 提 要

端庄贤慧的医学教授之妻凛子与某出版社主编久木在一次社交场合邂逅相识。工作狂的丈夫对凛子的冷漠,因工作变动而失意的久木与妻子不冷不热的麻木关系。无爱的家庭婚姻与难于抵御的情感诱惑,使凛子与久木陷入“婚外情”的漩涡。精神共鸣和感官的欢悦体验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意义。放纵的迷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凛子的丈夫以“不离婚”进行报复,久木被匿名信困扰面临降职而不得不辞职。亲人的疏离与世人的白眼使他们秘密同居——偷食“禁果”的人被逐出乐园。为了返回乐园,永久地生活在乐园里,他们踏上了不归之旅,却道:“活着太好了!”

这是一部梦幻与现实、灵与肉、欢悦与痛楚相互交织的震撼心灵的杰作。奇妙的心理活动与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溶入到异域特有的四季更迭的绮丽环境里,令人回肠荡气。这部小说在报刊连载时就引起空前强烈地反响,单行本出版后日本读者争相传阅,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电视剧上演之后家喻户晓,形成所谓“失乐园现象”。

## 目 录

### 失乐园(上)

落日 .....	( 3 )
秋天 .....	(28)
良宵 .....	(52)
日短 .....	(86)
初会 .....	(114)
冬瀑 .....	(140)

### 失乐园(下)

春阴 .....	(183)
落花 .....	(212)
小满 .....	(245)
半夏 .....	(270)
空蝉 .....	(298)
至福 .....	(326)
尾声 .....	(349)

失  
乐  
园

(上)





## 落 日

“好可怕……。”

久木听了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动作，悄悄窥视着凜子的表情。

久木宽阔的后背覆盖了凜子那纤巧而匀称的身体。

透过床头昏暗的灯光，只见凜子紧蹙着眉头，眼睑微微颤动，像是在哭泣。

凜子正临近快乐的巅峰，她的心灵和肉体已经挣脱了一切束缚，一步步沉入了愉悦之中。

这种时候她怎么会说出“可怕”来呢？

久木轻声问道：

“你说怕什么？”

耳畔热乎乎的气息使凜子浑身倏地一抖，她没有吭声。

“你到底怕什么呢？”

久木再次追问时，凜子才懒懒地低声说道：

“我只觉得身体里的血在倒流，简直要喷涌出来了……”

这种感觉久木是无法体味的。

凜子紧紧贴了上来，久木用力搂住她那灼热的身躯，真切地

感受到了凜子的新变化。

男人慢慢地把手伸到女人的后背，上下摩挲起来，此时的凜子好像忘却了刚才的狂热，静如处子，小狗似的温顺地闭上双眼，享受着爱抚，在满足与安宁感中，慢慢阖上了眼睛。

两人入睡时都是很舒服的，醒来后常常是凜子的头枕在久木肩上，压得他胳膊发麻。有时上身不挨着，只有下肢搅在一起。今天会是什么样还难说呢。

总之，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喜欢在事后身体不即不离，恰到好处地依偎着，去感受那种飘忽于床笫的，缠绵而缭乱的怠惰。

久木沉浸在这感觉中，毫无睡意，他瞅了一眼被窗帘遮挡的窗户。

差不多快六点了，太阳正缓缓地呈现出弧形，沉入了遥远的海平线。

他们是昨天来到这个旅馆的。

星期五，久木三点刚过就离开了九段的公司，到东京站与凜子会合，然后乘横须贺线去镰仓。

旅馆座落在七里滨海岸。夏季熙熙攘攘的海岸大街，一人九月份，车流减少，乘出租车二十分钟便到达了旅馆。

久木选择这个旅馆与凜子幽会，是因为这儿离东京有大约一个小时的行程，有着离开喧嚣都市的旅行情调，而且房间临海，又是镰仓古都，环境幽雅，再加上是新建的旅馆，常客不多，不大容易遇见熟人。

再怎么小心，也没有不透风的墙。久木工作的出版社，对男

女之事比较看得开,但是,和妻子以外的女人到旅馆来的事被人发现的话,也要惹麻烦的。

久木迄今为止,在和女人的交往上一直是相当谨慎小心的,省得被人在背后指指戳戳。

可是自从认识了凛子之后,久木就没有了刻意要避免别人眼目的心气了。

一是因为能和凛子这么可爱的女性约会,冒多大风险也不在话下。其次是由于一年前他被解除了部长职务,调到调查室这样闲适的部门来了。

这次人事变动对久木的打击很大。在此之前,久木也和其他人一样,居于公司的中枢,有望得到逐级提升的机会。在他五十三岁那年,曾一度风传他将成为下一届干部候选人,他自己也颇以为然。

没想到一夜之间,不仅没得到提升,还丢掉了出版部长一职,被调到众人皆知的闲职部门。回过头想想,两年前更换了新社长,其亲信及嫡系势力日渐抬头,久木对此估计不足,才导致了这一结局,现在,说什么也于事无补了。

久木意识到,这次失去机会的话,两年后就五十五岁了,与提升再也无缘了。即便有所升迁,也只会调到更加乏味的岗位或分公司去。

这时的久木忽然有了新的发现。

从今往后不必太辛苦了,要更加自由自在地生活。再不愿服输,人也只有一辈子。看问题的角度稍稍这么一变,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相反,以前觉得不重要的东西忽然觉得宝贵起来了。

被解职以后,久木名义上是“编委”,实际上几乎没有正经工

作可干。调查室的工作是收集各种资料,或从这些资料中组织特集,提供给有关杂志。而且这些工作都没有明确的期限要求。

自由空闲了下来,久木才发觉自己从来没有发自内心地爱过一个女人。

当然,他对妻子以及一些女人产生过感情,也偷偷地逢场作戏过,但都是不冷不热的,根本没有燃烧般热烈的激情。

照这样活下去,将会给人生留下一大遗憾。

松原凛子就是在这时出现在久木面前的。

恋情的发生往往很偶然,久木和凛子的邂逅也是如此。

到调查室三个月后,即去年年底,在报社所属的文化中心工作的衣川,邀请他去中心的“文章写作方法”讲座上,给三十名学员做一次有关写作的讲演。

久木推托说自己一直搞的是编辑工作,很少写作,实在讲不了。衣川劝道,不必多虑,讲讲这些年来看了各式各样的文章,以及编辑成书的经验就行。衣川还补了一句“反正你现在挺闲的”,这才把久木说动了心。

其实衣川并不单纯是为了请他讲课,也想给闲散无聊的久木鼓鼓劲儿打打气。

这位衣川是久木大学时代的同窗,一起从文学部毕业后,衣川就职于报社,久木进了出版社,两人经常不断地一起喝喝酒。六年前,久木出任出版部长,衣川紧随其后,当了文化部长。可是三年前衣川突然被调到都内的文化中心去了。不知他本人对这次调动怎么想,从他说的“快轮到出线了”这句话来看,对总社多少有些恋恋不舍。

总之,从“出线”的意义上说,衣川先走了一步,因此担忧久木才特意来邀请的。

久木也意识到了这一层，接受了邀请，于当晚来到文化中心，讲了一个半钟头的课，然后和衣川一起吃了饭。吃饭时还有一位女士在座，衣川介绍说是在中心担任书法的讲师，她就是凜子。

如果那时不接受衣川的邀请，或他没带凜子来吃饭的话，就不会有两人的相逢，以及现在非同寻常的关系了。爱情真是令人百思莫解的宿命，每当回想起和凜子的偶遇，久木总是感慨系之。

在衣川的介绍下与凜子相见的那一瞬间，久木不由产生了某种莫名的激动。

说实话，久木以前也和妻子以外的女性发生过关系，年轻时不用说，到了中年之后，也不乏交往的女性。有的说看上了他的深沉，还有的说迷上了他那与年龄不相称的少年气。久木对这些奇妙的赞美很不以为然。

然而，对于凜子就不仅止这些了，而是不由自主地投入了真实的情感。

比方说，仅在衣川介绍时见过一面，一周后，自己竟然凭着名片主动给对方打了电话。以前对女性也上心，但这么积极出击还从没有过，久木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却收不回离弦之箭了。

后来，他们发展到每天打电话约会，今年开春的时候两颗心终于结合了。

正如所预感到的一样，凜子是个很有魅力的女性，久木重新审视起究竟她什么地方吸引了他。

从相貌来看她算不上是出众的美人，脸庞娇小玲珑，惹人喜爱，身材纤巧而匀称，穿着筒裙套装，显得稳重大方。年龄三十

七岁,看起来很年轻,最吸引久木的还是凜子对书法的爱好,其中楷书尤为得意,还曾经专门来中心教过一段时间楷书。

初次见面时,凜子像楷书那样的规范与格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凜子对久木越来越温柔和蔼,直到以身相许,进而发展到后来的彻底崩溃,不能自恃。

这一崩溃的过程,以久木的男性眼光来看是那么可爱而娇美。

一番亲热之后两人紧紧地依偎着,双方都能察觉到对方的一点儿动静。

久木刚把头转向窗户,凜子的左手就怯怯地伸到了他的胸前。久木轻轻按住她的手,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时钟,六点过十分。

“太阳快下山了吧。”

从宽大的落地窗向外望去,七里滨海和江之岛尽收眼底,夕阳即将在那边落下。昨天,两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太阳正要落山,眼看着火球般炽热的太阳渐渐西沉在横跨江之岛的大桥桥畔。

“你也过来看看呐。”

久木冲着凜子说着,从床上起来,拣起掉在地上的睡衣穿上,打开了窗帘。

霎时间,晃眼的阳光射了进来,照亮了地面和床头。

只见夕阳刚巧落在江之岛对面的丘陵上,天际的下半部被染得一片通红,正在一点点黯淡下去。

“正好赶上,快来看哪。”

“在这儿也看得见。”

赤裸的凜子怕见这骤然明亮的光线，用被单裹着全身，朝窗户这边看。

“今天比昨天的还红还大。”

把窗帘全打开后，久木回到了凜子的旁边躺下。

夏季刚过，热气腾腾的雾霭弥漫在空中，落日愈显得硕大无比，当太阳的底边一落到丘陵上，便迅速萎缩变形，变成了凝固的绛红色的血团。

“这么美的夕阳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凜子燃烧的身体也像空中消逝的落日一样，渐渐平息下来了吧。

久木这样想象着，从凜子身后凑了上来，一只手去抚摸她的腹部。

当夕阳隐没在地平线下之后，残留的火红的光芒迫不及待地变成了紫色，紧接着黑暗笼罩了四周。一旦没有了阳光，黑夜便立即降临，刚才还金光辉映的大海立刻一片黢黑，只有远处江之岛的轮廓与海岸线的反光一起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昨天晚上，久木才听说江之岛上有一座灯塔，从那里放射出的微弱的光照，与晚霞的余晖交相辉映。

“天黑了。”

从话音里久木隐约察觉凜子在想家，不由屏住了呼吸。

据衣川说，凜子的丈夫是东京一所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年纪比凜子大了近十岁，有四十七、八岁吧。

“只有老实这一点还算是可取之处。”凜子有一次这么半开玩笑的说过，而久木通过朋友了解到，他还是位身材颇长的美男子。

有这么像样的丈夫，凜子怎么会和我这样的男人亲近起来呢。

这的确令人费解，从凜子嘴里恐怕是得不到满意的答案的，况且，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处呢。

对久木来说，此刻的约会才是最重要的。

此时此刻，互相要忘掉各自的家人，全身心地投入到两人世界中去。

可是，凜子望着黯淡下去的天空，她的侧脸上，明显的有着一层郁闷的神色。

昨晚和凜子来的这里，今天再住一夜的话，就是连着两天在外过夜了。

凜子既然出来想必是有这个思想准备的，那么，会不会是触景生情，忽然想起家来了呢。

久木猜想着，那一瞬间到底凜子闪过了什么念头呢。

久木很想亲口问问她，说出的话却走了样。

“咱们该起床了吧？”

落日早已沉入海里，两人依然躺在床上。

“你把窗帘拉上吧。”

久木遵照吩咐拉上了窗帘，凜子用被单遮掩着前胸，找着散落在床四周的内衣。

“我都弄不清白天还是黑夜了。”

下午他们乘车从七里滨到江之岛游览了一圈儿，回到旅馆时是三点，然后直到太阳西斜都没有下床，久木对这样的自己感到惊讶。他到另一间屋子的冰箱中拿了瓶啤酒喝起来。

当他出神地眺望着黯黑下去的大海时，凜子冲完澡出来，她换上了白色的连衣裙，用白色的发带把头发拢在后边。



“出去吃晚饭好不好？”

昨天晚上他们俩是在旅馆二楼的临海餐厅吃的晚饭。

“可是已预约了餐厅呀。”

昨晚，经理过来对他们说，如果明天还在这儿住的话，可以为他们准备好新打捞的鲍鱼。

“那就还去那儿吧。”

凜子有些疲倦，懒得到旅馆外面去。

久木打电话预约了座位之后，就和凜子一起到二层的餐厅去了。

星期六晚上来就餐的多是一家一户的。他们俩被引到经理事先为他们准备好的靠窗的桌位。两人挨坐在四方桌的两边，正对着玻璃窗。

“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了。”

白天，从这里能观赏到一望无际的海景，可是夜幕已降临的现在，只有窗旁那棵巨大的松树隐约可见。

“倒是把咱们给照出来了。”

夜晚的窗户变成一面昏暗的镜子，映照出坐在桌旁的他们俩，以及他客人和枝状吊灯，好像窗户那边还有一个餐厅似的。

久木瞧着玻璃上映出的餐厅，用眼睛搜索着有没有认识的人。

从一进门他们一直由侍者引导着来到这个座位，无暇顾及周围有些什么人。久木略微低着头穿过其它餐桌，连走路的姿势也多少表现出了这类伴侣的心虚之态。

到了这个地步被人撞上也无所谓了，不过，镰仓这个地点不得不让人忧虑。

若是在东京的饭店里碰见熟人，可以借口谈工作啦，或者会